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
第十回 舒雲旃歷舉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發財訣

且說慶雲正說得高興，能君正聽得不耐煩，要想開口駁他，忽聽得舒雲旃說道：「慶雲、能君二兄之言，各有一理。懂說話自有懂說的好處。然而不懂說話的，也未必盡不發財。以我所見，我的那乾兒子杭阿寶，我去年才薦他做一個洋布式拉夫，他一得了這件事，白手空拳的，先就做了兩票小貨，居然叫他賺了一千多。以後積聚了半年，居然買了一個買辦來做。」雪畦道：「買辦怎麼好買來做的？」雲旃道：「這是他們寧波人的老辦法，我們廣幫是沒有的。阿寶自己做了買辦之後，卻又帶起了一個人，這個人就是我們從前到天仙去看，我出來招呼的案目，叫做甚麼淡如的。」慶雲道：「呀！那是一個小孩子啊。不錯，他還懂兩句說話，我常時請東家看戲，他出來招呼，都能應酬。然而，阿寶既然做了買辦的身份，何以招呼起案目來？未免太不自重了。」雲旃道：「這也難說。阿寶向來歡喜賭，凡犯了一個賭字，無論三教九流，是同局的，都是賭友了。阿寶和他是賭場上相識的，是做了買辦之後，想到他當案目的人，識的闊老必多，所以叫他來做式拉夫，去拉生意，因此那淡如也起來了，辦的事都是一帆風順，這些都是我輩後起之秀。還有一個更是奇怪，他是阿寶讀外國書時的同窗，所以阿寶知道他的詳細，來告訴了我。據說這個人姓孫，名叫三寶，那孫三寶的老子，是盆湯弄一家雜貨鋪的出店。三寶也便跟在店裡學生意，不知怎樣一個外國人看中了他，認他做了乾兒子，供他讀外國書。整整讀了兩年，又得他的外國乾爹，指授了他的口音，所以說話更是出色，一向雖然沒有正業，卻在四馬路開了一家總會。靠著打麻雀抽頭，也還過得出，誰知他今年的運氣來了，南京一個甚麼局裡，附著開一個洋文書館，不知是那一個推薦的，把他請到那裡當教習去了。」慶雲點頭道：「不料此刻的官場卻也開化得多了。」雲旃道：「豈但如此開化！我昨天得了一個信息，說李鴻章、曾國藩兩個要選一百幾十個聰明子弟，到花旗去讀書呢。」慶雲拍手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從此中國只怕也要大起來了。這個信息若是確的，我把我陶家子姪不問年紀大小，一律都送了去。到了外國，叫他們前後左右，沒有一個中國人，不怕他們的話學不好。」雪畦道：「倘使他學會了外國的，忘了中國的，有甚麼用？」慶雲大笑道：「你總肯說這種不通的話，就是忘了，有甚麼要緊。我是抱定了一個主意的，那年廣東省城失守，那總督便是翰林宰相，何以打不過外國人？倘是我做了總督，只要和那外國兵官說得明白，何至如此？所以我說，不獨中國文字沒有一毫用處，便連中國話也可以無須說得。」

慶雲正說得意之時，忽然座中一個人慢騰騰的說道：「陶公宏議大論，真不可及。可惜還是見得一面，未能兩面兼顧。」

慶雲抬頭看時，原來是雪畦請的老夫子，姓冷，別字雁士。

本來是個飽學秀才，為人士熟衷，只因時運不濟，落魄在上海。

恰好遇了雪畦，要開字號，往來書信動輒須人，便出了八塊洋錢一月，請他做文案老夫子。這冷雁士正當途窮日暮之時，遇了這個機會，也是聊勝於無，因此開張。這天也在席上，起先聽他們談了半天那無味之言，只在肚裡暗笑。此刻聽了慶雲的話，更熬不住，便說出這兩句來。慶雲因問道：「甚麼叫未能兩面兼顧呢？」冷雁士道：「閣下之言，無非是怪葉名琛不知時務，敗兵失地。不知敗兵失地之人，又何必一葉名琛？如琦善、牛鑾、伊裡布、耆英等輩也，指不勝屈。」慶雲道：「是啊，太遠的事，我也記不來許多。總而言之，都是一班讀書飯桶罷了。」冷雁士道：「閣下可知這一班雖是讀書飯桶，卻實是在列位的功臣呢。」慶雲愕然道：「怎麼與我們相干起來？」冷雁士道：「倘使此輩都是識時務，熟兵機之員，外人擾我海疆時，迎頭痛擊殺他個片甲不回，更何有廣東、浙江、上海、天津之役？更何有《南京條約》。更何有五口通商？倘無五口通商，直至今日，上海仍是一片蘆葦灘頭，公等又何必到此？」

更何由發財？然則此輩敗兵失地，正是為公等發財而設，豈非是列位的功臣麼？」慶雲道：「外國人的船堅炮利，只怕就換兩個人出來，也未見得是勝仗。」冷雁士道：「然則當日請閣下做官如何？」慶雲道：「我們不必談那許多，就以上海而論，外國人花了幾千萬開了這個碼頭，築了馬路給我們做生意，就是你老兄今日也在這裡就館。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，難道你倒說外國人不是好人麼？」冷雁士聽了這一番奇談，只氣得目定口呆，幾乎轉不過這口氣，暗想道：「罷，罷，是我的不是。我何苦招惹他說話呢？」

只聽得舒雲旃又道：「你們不必爭執這個，且等我把話說完了。慶雲兄說一定要懂了外國話，才能得意，所以我舉出杭阿寶、舒淡湖、孫三寶做個證據，足見慶雲兄之言謬。至於能君所說，也未嘗無理。我親眼看見的一個人，就是敝相好王逸卿的鰲腿。」雪畦道：「是那個王逸卿？可是前回你叫他局來，他坐了一會，就要轉甚麼陸大人的局那個麼？」雲旃道：「正是他這鰲腿，可不是燒火抬轎一流，是管寫帳的。叫做諸阿三。」

從前只怕讀過兩天書，歡喜看看湯頭歌訣。妓院裡的人，偶然有點感冒，總是請他開個方子，常常也有點應驗。後來不知怎樣，被他在妓院裡鬧的出了名了，大家叫他諸先生，他就辭了鰲腿不做了。到外頭掛起招牌來行醫，居然大行其道。你猜是那一個人？就是現在赫赫有名，出診要四塊八塊的諸子純。不然我不知道，我前幾天有點小病，也是請他看的。昨天到王逸卿家去，說起我有病，逸卿問請誰看的，我告訴他是諸子純，逸卿才把他的出身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。我此刻那諸子純也很有幾個錢了。難得他出身微賤，一旦掙到了這步地位，也算一個英雄了，以後若遇了富貴，人家請看病，再好好的巴結巴結，怕不大發其財麼。然而他卻是一個外國字不識，一句外國話不懂的。所以我說能君之言，也未嘗無理。」

冷雁士在旁聽了他的話，所述的事案雖覺怪異可喜，而聽他的論斷，著實荒唐。於是懶於聽得，不等終席，便自起身，到自己房裡，隨手取過一本經世文篇解悶。他們在外面還是哄堂聚訟，終覺得耳根不得清淨，快快不樂，撇下了書本，斜溜著身子，出了大門，到馬路上舒一舒惡氣。信步走去，不覺穿過了兩條馬路，看見路旁一家，掛了一扇簇新的招牌，是「知微子命相」，旁邊帖著一張小紅紙條兒，寫著「小批減取一角」。雁士暗想：「這些江湖術士，操此絕無證據之談，哄人錢財，殊為可恨。」既而又想道：「這也是文人落魄的末路，我何必恨他？」再抬頭看看他那紅紙條兒，所寫幾個字筆勢遒勁，饒有古意。想來江湖術士，那有這一筆好字？多管是個文人，我何不借算命為名，與他談談，或者可以消除點抑鬱之氣。

在自己身邊一摸，恰好還有一角小洋錢，便踱了進去。

只見那知微子神清目秀，氣度嫺雅，確不像是個江湖子弟。

因拱拱手說道：「先生請了。小弟要來請教算一個命，但是我所以求算之意，與別人不同。別的不問，單問有發財之日沒有？苟無髮財之日，可有餓死之日，只問這兩層。」知微子道：「天生無祿之人，是有命之人皆有祿。至於發財不發財，餓死不餓死，卻關夫人事與命無涉的。但是賦祿也有厚薄衰旺之分，倒可以查一查檢。」雁士道：「小弟今年四十歲，看別人發財，實在看得眼熟了，因此要算一算自己的命。」說罷，便告知生辰八字。知微子排成四柱，分配了官印財劫，放下筆來，一想，道：「貴造日坐文昌，時上正印透露，又是八字純陽，是個讀書種子。性格剛強，就此而論，已無髮財之望了。」雁士道：「然則有餓死之日否？」知微子道：「我已說過，這個在乎人事。貴造財祿不薄，今年四十歲，以此八字而論，雖未必能斷定發多少財，然而財是見過不少的了。扣算六歲起運，童年不算，自十六歲至二十六歲，走的是正財運。這十年當中，著實要見點財啊。請你自己回頭想想這句話對不對，若是對的，我再算下去。」雁士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自二十歲起，即代人做槍，潤筆所入積算到二十六歲，大約可有五千金。」知微子點頭，道：「積存了多少下來？」雁士道：「惟其不能積存，我才來算命啊。」知微子道：「怎麼不能積存呢？」雁士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舍間本甚寒微，十五歲上先君見背，我兄弟五人毫無產業。我又居長，先人見背下來，一切衣食棺槨都是賒欠的。一有了錢，就要加利還人，又要覓地安葬先人，還要代二三兩個，舍弟成家：教四五兩個，舍弟讀

書。如何積得住？」知微子點點頭，道：「底下二十六至三十六這步運。比上一步更高了。據閣下說，上一步運，還見過五千金。這一步運，一定能積存的了。」雁士道：「不錯。我自二十五歲那年，進了學，這十年之中，束脩及潤筆所入。除了代四五兩個，舍弟完娶之外，短衣縮食的，還積了五千金。」知微子道：「那就應該拿出來，營運商業，向發財路上走了。」雁士道：「不幸三十六歲那年，先叔不在了。」知微子道：「辦一個喪事，也用不了五千多。」雁士道：「先叔是實缺的，山東嶧縣知縣，此缺著名清苦，身後虧欠公私各債不下三千餘金。只有一個從弟，年紀又幼小，交代不出。上官押追家屬，我偏偏又捐了一千金入善堂，此時趕去料理，是義不容辭的事，等到事情理妥，連運柩回籍安葬等，罄我所有，也還不夠，又借了數百金之債。」

因聞得人言，上海地方易於謀事，所以前年到此，以為比家鄉略勝。誰知大失所望，欲要回，又無面江東，所以特來求教。」

知微子站起來，大笑道：「閣下是個讀書人，豈不聞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二十年中坐致者，已達萬金。天之待閣下者不為不厚，閣下乃天與勿取，既不肯持此萬金，去巴結貴人，從仕路上發財；又不肯經營商業，從權術上發財；更不肯重利盤剝，向刮削上發財。卻如此浪用。兄弟既有五人，喪葬之事，何必一人擔任？四個兄弟各有各事，成家讀書與你何干？卻一一都攬在身上，至於令叔一事，更為荒唐。山東與廣東相去何止千里，樂得佯為不知，押追家屬，試問押死了令孀、令弟可能傷及你一毛？卻要你如此巴結；說到善堂一層，更是不知所謂了。天下窮人不知其數，博施濟眾，堯舜猶病，你豈欲功邁堯舜麼？若照你之所為，餓死就在目前也。」雁士大怒，道：「我來算命，你便和我算命罷了。誰叫你這種胡說？」知微子道：「閣下息怒。須知命可算，理是不可算的。閣下之命如此，行事又如彼。此刻雖是窮途落魄，也可作富家翁看的了。況你這手揮萬金都用在倫常善事之上，還是一個高尚的富翁呢。難道定要被文繡，饜膏粱，才算富翁麼？閣下如果一定要發財，在下也有一個秘訣，可以傳授，但恐閣下不肯做罷了。」知微子附耳低聲說道：「你若要發財，速與閻羅王商量，把你本有的人心，挖去換上一個獸心。」雁士聞言，登時滿心透徹通明，深深一揖，奉上一角命金，出門佯長而去。從此入山，惟恐不深。